

<<生死疲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死疲劳>>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6748

10位ISBN编号：7506366746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莫言

页数：572

字数：4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生死疲劳>>

前言

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去年七八月间，我用四十三天的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媒体报道我用四十三天写了五十五万字，这是误传。

准确地说，我是用四十三天写了四十三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四十九万。

写得不算慢，也可以说很快。

当众多批评家批评作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我写得这样快，有些大逆不道。

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四十三天，但我积累了四十三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顽固不化的单干户的原型--推着吱哑作响的木轮车在我们小学校门前的道路上走来走去时，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

用四十三天写出来的长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写得这么快。

为什么写得这样快？

因为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

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

它比钢笔有弹性，又省却了毛笔须不断地吸墨的麻烦，写出的字迹有钢笔的硬朗和毛笔的风度，每支五元，可写八千多字，一部《生死疲劳》用了五十支。

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

我不能说电脑不好，因为电脑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便利。

电脑使许多梦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电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从一九九五年买了第一台电脑，但放到一九九六年才开始学习使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自己永远学不会使用电脑，但最终我还是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我的第一台电脑只写了几部中篇小说便报了废，然后我购买了第二台电脑。

那是一九九九年春天，15英寸液晶显示屏，奔三，要价二万八千余元，找到朋友说情打折后还二万三千余元。

当时我曾经自吹：虽然我玩电脑的水平不高，但我的电脑价钱很高。

不久我又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

我去参加联想集团一个活动，他们又赠我一台电脑。

我用电脑写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拇指铐》等小说，写出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剧本，还写了一大堆杂七拉八的散文、随笔。

我用电脑收发了无数的邮件，获取了大量信息。

我成了一个不习惯用笔的人，但我总是怀念用笔写作的日子。

这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开了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仿佛是一个裁缝扔掉了缝纫机重新拿起了针和线。

这仿佛是一个仪式，仿佛是一个与时代对抗的姿态。

感觉好极了。

又听了笔尖与稿纸摩擦时的声音，又看到了一行行仿佛自动出现在稿纸上的实实在在的文字。

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缭乱地去选字，不必再为字库里找不到的字而用别的字代替而遗憾，只想着小说，只想着小说中的人和物，只想着那些连绵不断地出现的句子，不必去想单个的字儿。

用电脑写作，只要一关机，我就产生一种怀疑，好像什么也没干，那些文字，好像写在云上。

用笔和纸写出来的，就摆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触摸。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

我用四十三天写完一部长篇，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抛弃电脑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

我用纸笔写作的乐趣，也只是我一己的乐趣。

<<生死疲劳>>

别人用键盘敲击，也许可以得到弹奏钢琴般的乐趣呢。

电脑是好东西，用电脑写作是写作方式的进步。

用纸笔写作，就像我小说中那个宁死也不加入人民公社的单干户一样，是逆潮流而动，不值得提倡。

前几年写《檀香刑》时，我说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

那次“撤退”，并不彻底。

这又是一次“撤退”。

这次“撤退”得更不彻底。

真要彻底应该找一把刀往竹筒上刻。

再后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

再后退就没有文字了，坐在窝棚里望着星月结绳记事。

书写的工具，与语言的简繁似乎有一定的关系。

有人说，文言文之所以简洁，书写不便是重要原因。

用刀子往竹筒上刻，多么麻烦，能省一个字，绝不多用一个字。

这说法似乎有道理。

古人往筒上刻字时，有没有快乐的感觉，我不知道。

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谓的怀旧，所谓的回归，都很难彻底。

怀念简朴生活，回到乡下，盖一栋房子，房顶苫草、墙上糊泥巴，但房间里还是有电视、冰箱、电话、电脑等现代生活设施。

用笔写作，还是用电灯照明，还是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房间里。

而且，写完之后，还是请人录入电脑。

我修改这部小说也是在电脑上进行的，发往出版社稿子，也是用电子邮件“E”了过去。

这种快捷的方便不可阻挡。

对我来说，电脑依然是好东西。

我的这行为，只不过是个人小打小闹。

我自己认为用纸笔写作会使小说质量提高，别人尽可以当作梦呓。

好作家在状态好时，面对着电脑口述照样可以吐金嗽玉，坏作家在状态不好时，即便是用钻石刀往金板上刻，也刻不出好文章。

随笔随笔，诸君一笑置之。

<<生死疲劳>>

内容概要

《生死疲劳》是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另一个主人公即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

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

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生死疲劳>>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
1955年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回家务农。
十八岁时，到县棉花加工厂做工。
1976年2月应征入伍。
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
1997年转业到报社工作。
2007年10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4 - 1986）和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1989 - 1991），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爆炸》、《师父越来越幽默》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
还创作了《红高粱》、《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版。

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8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
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

1996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2001年《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o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4年3月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5年1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

2006年7月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8年9月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华语长篇小说奖”
2008年10月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纽曼华语文学奖”
2009年6月被推选为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
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生死疲劳>>

书籍目录

第一部 驴折腾

-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
-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
- 第三章 洪泰岳动怒斥倔户 西门驴闯祸啃树皮
- 第四章 锣鼓喧天群众入社 四蹄踏雪毛驴挂掌
- 第五章 掘财宝白氏受审 闹厅堂公驴跳墙
- 第六章 柔情缱绻成佳偶 智勇双全斗恶狼
- 第七章 花花畏难背誓约 闹闹发威咬猎户
- 第八章 西门驴痛失一卵 庞英雄光临大院
- 第九章 西门驴梦中遇白氏 众民兵奉命擒蓝脸
- 第十章 受宠爱光荣驮县长 遇不测悲惨折前蹄
- 第十一章 英雄相助装义蹄 饥民残杀分驴尸

第二部 牛犟劲

- 第十二章 大头儿说破轮回事 西门牛落户蓝脸家
- 第十三章 劝入社说客盈门 闹单干贵人相助
- 第十四章 西门牛怒顶吴秋香 洪泰岳喜夸蓝金龙
- 第十五章 河滩牧牛兄弟打斗 尘缘未断左右为难
- 第十六章 妙龄女思春芳心动 西门牛耕田显威风
- 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疯狂 狂言妄语即文章
- 第十八章 巧手整衣互助示爱 大雪封村金龙称王
- 第十九章 金龙排戏迎新年 蓝脸宁死守旧志
- 第二十章 蓝解放叛爹入社 西门牛杀身成仁

第三部 猪撒欢

- 第二十一章 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
- 第二十二章 猪十六独占母猪乳 白杏儿荣任饲养员
- 第二十三章 猪十六乔迁安乐窝 刁小三误食酒馒头
- 第二十四章 庆喜讯偷学问猪王听美文
- 第二十五章 现场会高官发宏论 杏树梢奇猪炫异能
- 第二十六章 刁小三因妒拆猪舍 蓝金龙巧计度严冬
- 第二十七章 醋海翻腾兄弟发疯 油嘴滑舌莫言遭忌
- 第二十八章 合作违心嫁解放 互助遂意配金龙
- 第二十九章 猪十六大战刁小三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
- 第三十章 神发救治小三活命丹 毒袭击群猪死亡
- 第三十一章 附骥尾莫言巴结常团长 抒愤懑蓝脸痛哭毛主席
- 第三十二章 老许宝贪心丧命 猪十六追月成王
- 第三十三章 猪十六思旧探故里 洪泰岳大醉闹酒场
- 第三十四章 洪泰岳使性失男体 破耳朵乘乱夺王位
- 第三十五章 火焰喷射破耳朵丧命 飞身上船猪十六复仇
- 第三十六章 浮想联翩忆往事 奋不顾身救儿童

第四部 狗精神

- 第三十七章 老冤魂轮回为狗 小娇儿随母进城
- 第三十八章 金龙狂言说壮志 合作无语记旧仇
- 第三十九章 蓝开放喜看新居 狗小四怀念老屋
- 第四十章 庞春苗挥洒珍珠泪 蓝解放初吻樱桃唇
- 第四十一章 蓝解放虚情戏发妻 狗小四保镖送学童

<<生死疲劳>>

第四十二章 蓝解放做爱办公室 黄合作簸豆东厢房

第四十三章 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

第四十四章 金龙欲建旅游村 解放寄情望远镜

第四十五章 狗小四循味追春苗 黄合作咬指写血书

第四十六章 黄合作发誓惊愚夫 洪泰岳聚众闹县府

第四十七章 逞英雄宠儿击名表 挽残局弃妇还故乡

第四十八章 惹众怒三堂会审 说私情兄弟反目

第四十九章 冒暴雨合作清厕所 受毒打解放做抉择

第五十章 蓝开放污泥糊老爸 庞凤凰油漆泼小姨

第五十一章 西门欢县城称霸 蓝开放切指试发

第五十二章 解放春苗假戏唱真 泰岳金龙同归于尽

第五十三章 人将死恩仇并混 狗虽亡难脱轮回

第五部 结局与开端

一 太阳颜色

二 做爱姿势

三 广场猴戏

四 切肤之痛

五 世纪婴儿

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

<<生死疲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遭欺瞒转世白蹄驴我的故事，从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讲起。

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

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

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

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

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

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

鬼卒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

两边的鬼卒噘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

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王，炸好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焦糊酥脆，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

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

”实话对你说，在那一瞬间，我确实动摇了。

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发出肌肉爆裂的噼啪声。

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这些贪官污吏们还会用什么样的酷刑折磨我。

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边那些酷刑，岂不是白白忍受了吗？

我挣扎着仰起头--头颅似乎随时会从脖子处折断--往烛光里观望，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

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

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

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

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

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

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

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在我连珠炮般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

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

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

我继续喊叫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

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说：“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

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

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

<<生死疲劳>>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
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
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来的气流中摇曳。
两个身穿皂衣、腰扎着橘红色宽带的鬼卒从两边厢走到我近前。
一个弯腰捡起令牌插在腰带里，一个扯住我一条胳膊，试图将我拉起来。
我听到胳膊上发出酥脆的声响，似乎筋骨在断裂。
我发出一声尖叫。
掖了令牌的那位鬼卒，揉了揉那个扯我胳膊的鬼卒一把，用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者教训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的口吻说：“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
你的眼睛被秃鹫啄瞎了吗？
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
在他的教训声中，那个年轻的鬼卒翻着白眼，茫然不知所措。
掖令牌的鬼卒道：“还愣着干什么？
去取驴血来啊！”
那个鬼卒拍了一下脑袋，脸上出现恍然大悟般的表情。
他转身跑下大堂，顷刻间便提来一只血污斑斑的木桶。
木桶看上去十分沉重，因为那鬼卒的身体弯曲，脚步趔趄，仿佛随时都会跌翻在地。
他将木桶沉重地墩在我的身边，使我的身体都受了震动。
我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一股热烘烘的腥气，仿佛还带着驴的体温。
一头被杀死的驴的身体在我脑海里一闪便消逝了。
持令牌的鬼卒从桶里抓起一只用猪的鬃毛捆扎成的刷子，蘸着黏稠的、暗红的血，往我头顶上一刷。
我不由得怪叫一声，因为这混杂着痛楚、麻木、犹如万针刺戟般的奇异感受。
我听到自己的皮肉发出噼噼啪啪的细微声响，感受着血水滋润焦糊的皮肉，联想到那久旱的土地突然遭遇甘霖。
在那一时刻，我心乱如麻，百感交集。
那鬼卒如一位技艺高超、动作麻利的油漆匠，一刷子紧接着一刷子，将驴血涂遍了我的全身。
到最后，他提起木桶，将其中剩余的，劈头浇下来。
我感到生命在体内重新又汹涌澎湃了。
我感到力量和勇气又回到了身上。
没用他们扶持，我便站了起来。
尽管两位鬼卒名叫“牛头”和“马面”，但他们并不像我们在有关阴曹地府的图画中看到的那样真的在人的身躯上生长着牛的头颅和马的脑袋。
他们的身体结构与人无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肤色像是用神奇的汁液染过，闪烁着耀眼的蓝色光芒。

我在人世间很少见过这种高贵的蓝色，没有这样颜色的布匹，也没有这样颜色的树叶，但确有这样颜色的花朵，那是一种在高密东北乡沼泽地开放的小花，上午开放，下午就会凋谢。
在两位身材修长的蓝脸鬼卒挟持下，我们穿越了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幽暗隧道。
隧道两壁上，每隔十几丈就有一对像珊瑚一样奇形怪状的灯架伸出，灯架上悬挂着碟形的豆油灯盏，燃烧豆油的香气时浓时淡，使我的头脑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借着灯光，我看到隧道的穹隆上悬挂着许多巨大的蝙蝠，它们亮晶晶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烁，不时有腥臭的颗粒状粪便，降落在我的头上。
终于走出隧道，然后登上高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馥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釉的大碗里。
鬼卒端起碗递到我面前，脸上浮现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喝了吧，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

<<生死疲劳>>

”我挥手打翻了碗，对鬼卒说：“不，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

我听到鬼卒喊叫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了。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

让我感到陌生的是那些钉在土地上的白色木桩，木桩上用墨汁写着我熟悉的和我不熟悉的名字，连我家那些肥沃的土地上，也竖立着许多这样的木桩。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阴间里鸣冤叫屈时，人世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大户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无地的贫民，我的土地，自然也不例外。

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

鬼卒仿佛怕我逃跑似的，一边一位摽着我，他们冰凉的手或者说是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

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鸟在天上叫，兔在地上跑，沟渠与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我瞥着两个鬼卒的蓝脸，恍然觉得他们很像是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角色，只是人间的颜料，永远也画不出他们这般高贵而纯粹的蓝脸。

我们沿着河边的道路，越过了十几个村庄，在路上与许多人擦肩而过。

我认出了好几个熟识的邻村朋友，但我每欲开口与他们打招呼时，鬼卒就会及时而准确地扼住我的咽喉，使我发不出半点声息。

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我用脚踢他们的腿，他们一声不吭，仿佛他们的腿上没有神经。

我用头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宛如橡皮。

他们扼住我喉咙的手，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放松。

有一辆胶皮轮子的马车拖着尘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马身上的汗味让我备感亲切。

我看到身披白色光板子羊皮袄的车把式马文斗抱着鞭子坐在车辕杆上，长杆烟袋和烟荷包拴在一起，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领里。

烟荷包摇摇晃晃，像个酒店的招儿。

车是我家的车，马是我家的马，但赶车的人却不是我家的长工。

我想冲上去问个究竟，但鬼卒就像两棵缠住我的藤蔓一样难以挣脱。

我感到赶车的马文斗一定能看到我的形象，一定能听到我极力挣扎时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嗅到我身上那股子人间难寻的怪味儿，但他却赶着马车飞快地从我面前跑过去，仿佛要逃避灾难。

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猴子、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

从他们打着的横幅标语和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那天是一九五五年的元旦。

在即将到达我们村头上那座小石桥时，我感到一阵阵的烦躁不安。

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

卵石上粘着一缕缕布条和肮脏的毛发，散发着浓重的血腥。

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

两条卧着；一条站着。

两条黑色；一条黄色。

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

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狗。

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被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

用熊胆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胆治病的事从没听说，这又是那小子胆大妄为的编造。

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从小桥到我的家门这一段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当初枪毙我的情景：我被细麻绳反剪着双臂，脖颈上插着亡命的标牌。

那是腊月里的二十三日，离春节只有七天。

<<生死疲劳>>

寒风凛冽，彤云密布。

冰霰如同白色的米粒，一把把地撒到我的脖子里。

我的妻子白氏，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嚎哭，但却听不到我的二姨太迎春和我的三姨太秋香的声音。

迎春怀着孩子，即将临盆，不来送我情有可原，但秋香没怀孩子，年纪又轻，不来送我，让我心寒。

我在桥上站定后，猛地回过头，看着距离我只有几尺远的民兵队长黄瞳和跟随着他的十几个民兵。

我说：老少爷儿们，咱们一个村住着，远日无仇，近日无怨，兄弟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尽管说出来，用不着这样吧？

黄瞳盯了我一眼，立刻把目光转了。

他的金黄的瞳仁那么亮，宛若两颗金星。

黄瞳啊黄瞳，你爹娘给你起这个名字，可真起得妥当啊！

黄瞳说：你少啰嗦吧，这是政策！

我继续辩白：老少爷儿们，你们应该让我死个明白啊，我到底犯了哪条律令？

黄瞳说：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

他突然举起了那只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火光，听到了仿佛从很远处传来的爆响，嗅到了飘浮在半空中的硝烟的香气……我家的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她们知道我要回来吗？

我对鬼差说：“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

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生下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腩后。

天哪！

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

<<生死疲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